

讀

通

鑑

論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德宗

驟爲震世之行者其善必不終震世之善驟爲之而不疑非其心之能然聞人之言善者亟信之也聞人之言善而信以爲必行則使聞人之言不善者抑不審之於心而亟從之聞人不善之言而信則人之言善者無不可疑也交相疑信而善者恆不敵不善者之巧給奚望其善之能有終邪且夫事之利病豈其有常人之賢不肖豈易以一槩論哉胥一善而或爲之而效或爲之而不效義難精也亟

於信者期其必效矣期之太過不遂其望而或至於弊功
遂以疑善之不足爲也胥爲君子而或不爽其名或大爽
於其名志難知也亟於信者期君子之必善矣期之太過
不慰其所求而或至於敗行遂以疑君子之不可用也若
此者欲其善之終也必不可得矣夫明主之從善而進賢
寬之以取效之塗而忍其一時之利鈍諒小人之必不仁
而知君子之有不仁者但黜其人而不累於其類然後其
決於善也以從容而收效決於用賢也以闕略而得人無
審之於心百折迂回詳察乎理之必有與事之或然而
忘以永貞非從人聞善而遽希驟獲之功也唐德宗

之初政舉天寶以來之亂政疾改於旬月之中斥遠宦寺
閑制武人恤簡賢才以在位其爲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
之私連奪其相位以授所斥責之崔祐甫因以震動中外
藩鎮有聰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國之譽乃不一二
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姦臣聽讒賊而海內鼎沸幾亡其
國人徒知其初吉終亂之善不長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
有之道聽而襲取之迫乎物情之變固不可知期效迫而
不副其所期則懲往而急於改圖必然之勢也罷轉運鹽
鐵使而省職廢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經綸激田悅之軍
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舊臣盜隱官物

巨萬張涉以舊學師友坐贓放黜所欲行者齟齬所相信者二三猶豫於善敗臧否之無據姦佞起而熒之無惑乎
年猜忌內蠱而外離也嚮令德宗於踐阼之始曲體事
幾之得失而權其利害之重輕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別其
名實之同異析理於心窮心於理鄭重研精不務皎皎之
美名以需效於歲月則一事之失不以沮眾事一人之過
不以疑眾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無不
可信也堯不以共驩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蔡而廢親親
為良時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
宗之初政可以決其不克有終也

法爲賢者設乎誠賢矣雖不授之以法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姦私而賢者亦循之以寡過庸既於牧守之外置諸道諸使使自擇任察吏於是其未亂也人樹黨以營私其亂也聚徒以抗命沈既濟上選舉議猶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銓除且曰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辟吏之法何其不恤當時之大害至此極也自天寶兵興以後迄於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門背公死黨以逆命謀篡割據分爭者誰邪既濟以爲善政而論者獎之爲三代之遺法甚矣其貽禍之無窮矣夫環天下之賢不肖待銓除於吏部

不足以辨不齊之材品此誠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
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權於一人者天子憲天以立極猶萬
彙之榮枯統於真宰也分進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進
牧守使臣糾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猶春夏之司生
冬之司殺互成歲功也牧守既臨下以考功罪矣又使
人祿人之權焉則誣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
官副將聽諸使之自擇其歲福下移之害既可睹
以反者幽燕部曲也黨劉展以反者江淮親
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導李惟岳以自立者
以首亂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稱王者李子

干也自非端士必懷祿以爲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
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問忠孝哉故自出承
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洎乎李克用朱溫王建楊行密
皆有盡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無與爲謀唐
之亡亡於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無數牧守無妄動之心
而互相輔倚以貪縱虐民蕩佚法制亦孰與禁之而國民
之交病不可詰矣既濟倡爲邪說以破一王之法立意者
其爲藩鎮之內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
大綱已失必取其細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試於
今不軌之情已不可揜矣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義也不忍於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儉其親者人子之心也兩者竝行而各盡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豈必唯父命之是從哉況乎有固吝之心而託之遺命以自飾也秦釋天下之力以役驪山窮奢戕民洵無道矣乃欲之者嬴政之自縱其惡非胡亥之矯父命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豈但驪

二及哉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有非聖人之言者矣其

藏也欲人之弗見之也封樹云乎哉夫人不愧

於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懷其恩者

而歆聞其風者望阡而愾想卽其不然亦相忘於

林巒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託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負大惡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則不封不樹哀然平土而操斲以椽之猶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會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士庶人有財而得爲皆可致而無弗致也況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終母亡終古止此一事而爲天下吝乎喪禮之見於士喪者且如彼其愼以周矣遣車抗木茵襲明器空中人之產士貧且賤猶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於天子率萬國以送其親而迪民以歸厚不可過也而矧可不及邪遺命雖嚴在先君以自章其儉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

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挾此爲辭吝財力以違可致之心薄
道取法於墨者充塞仁義其視委幣而聽狐蠅之噉食也
無幾非不仁者孰忍此哉唐德宗葬代宗於元陵詔從優
厚而令狐峒曰遺詔務從儉薄不當失顧命之意不仁哉
其言之乎爲人子者當親存之日無言不順無志不養沒
而無遺訓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
之言爲必從將誰欺也邪說誣民若此類者殆仁人之所
必誅勿赦者與

政莫善於簡簡則易從抑唯上不憚其詳而後下可簡也
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變之條緒而詳之乃

以定爲畫一而示民以簡則允易從矣若其後法敝而上
令無恆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時之弊舍其本而卽其
末流之弊政約略而簡之苟且之政上與民亦暫便之矣
上利其取給之能捷下利其期會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
胥豪民之假借民雖殫力以應而亦幸免於紛擾於是天
下翕然奉之而刑法者遂自謂立法之善又惡知後之汎
濫而愈趨於苛刻哉蓋後世賦役虐民之禍楊炎兩稅實
爲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調之成法亦豈繁苛以
困民於旬輸月送乎自天寶喪亂以後兵興不已地割民
凋乃取僅存之田土戶口於租庸調之外橫加賦斂因事

取辦而無恆乃至升斗錙銖皆洒派於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斂實皆國計軍需在租庸調立法之初已詳計而無不可給者也舉天下之田畝戶口以應軍國之用而積餘者尙不可以數計量其入以爲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姦民之困遂浸淫而無所止然一時喪亂之權計有司亦乘時以破法而不敢以爲一定之規民雖勞且引領以望事之漸平而輸正供者猶止於其數也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於是而權以應迫者皆以爲經當其時吏不能日進猾胥豪民而蹤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戶樸民而苛責之膏血耗而夢

寢糶安故民亦甚便也非時非法之鐘斂併於上而操全數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業已爲定制矣則兵息事已闔用已清而已成之規不可復改人但知兩稅之爲正供而不復知租庸調之中自餘經費而此爲法外之征矣既有盈餘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變故興國用迫則又曰此兩稅者正供也非以應非常之需者也而橫征又起矣以此思之則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輸月送之無恆上猶曰此一時不獲已之圖不可久者也民猶知租庸調之爲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饒可以疾苦上聞邀求蠲貸者也唯據亂法以爲法則

其亂不已嗚呼苟且以圖一時之便利則其禍生民亦至此哉兩稅之法行之數百年至宋而於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於民而作輟猶無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爲一條鞭之法於夏秋稅糧之外取濫派之雜徭編於正供箕斂益精而漏卮愈潰迨乎兵興用棘則就條鞭之中裁減以輸京邊而地方之經費不給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簡易從居德於天下夫孰知其爲楊炎之續以貽害於無窮乎夫立法之簡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與國計之必畜早有以會其總於上而瓜分縷別舉有司之所待用者統受於司農以天下之富自足以給

天下之需而不使羣司分索於郡縣則簡之道得矣政已
敝民已疲乃取非常之法不恤其本而橫互以立制其定
也乃以亂也其簡也乃以繁也民咸死於苟且便利之一
心奚取於簡哉楊炎以病民而利國朱英以利民而害民
後之效之者則以戕民蠹國而自專其利簡其可易言乎
炎不足誅君子甚爲英惜焉

言治道者諱言財利斥劉晏爲小人晏之不得爲君子也
自有在以理財而斥之則倨驕浮薄之言非君子之正論
也夫所惡於聚財者以其殃民也使國無恆畜而事起倉
卒危亡待命不能坐受其斃抑必橫取無藝以迫民於死

其殃民又孰甚焉故所惡於聚財之臣者唯其殃民也如
不殃民而能應變以濟國用民無橫取無藝之苦詎非爲
功於天下哉晏之理財於兵興之日非宇文融王鉷元載
之額外苛求以困農也察諸道之豐凶豐則貴糴凶則賤
糶使自有餘息以供國而又以蠲免救助濟民之餒瘠其
所取盈者姦商豪民之居贏與墨吏之妄濫而已仁民也
非以殃民也權鹽之利得之姦商非得之食鹽之民也漕
運之羨得之徒勞之費非得之輸輓之民也上不在官下
不在民晏乃居中而使租庸不加軍食以足晏死兩年而
括富商增稅錢減陌錢稅閒架重剝餘民之政與晏爲小

人固被其爲君子乎抑考當日戶口虛盈之數而屢體國
安民之心不可沒矣兵興以來戶不過二百萬晏任財賦
之季年增戶百萬非晏所統者不增夫豈晏有術以餌之
使鄰民以歸己邪戶口之耗非果盡死亡也貪汙之吏舉
百費而一責之農民猾胥持權以私利爲登耗民不任其
誅求賄吏而自詭於逃亡死絕猾胥鬻天子之民以充囊
橐偷窳之守令亦以戶少易徵免於催科不足之罰而善
匿者長子孫濠阡陌徵徭不及以爲法外之民其著籍而
重受荼毒皆窮鄉愿樸者爾戶日耗賦必日增僅存之士
著日斃於杖箠囚繫之下此其所以增者百一而減者十

三也晏唯通有無收鹽利清輓兌以給軍用而常賦有經以不濫目所任以理租庸者一皆官箴在念之文士而吏不得以持權則彼民也既優游於奉公之不擾自不樂受猾胥之脅索抑安居晏寢無漏逃受戮之隱憂有田而租有口而庸調何憚而不爲版籍之良民以康乃身心邪然則非晏所統而戶不增者非不增也增於吏而不增於國也晏得其樂於附籍之本情以杜姦胥之詭使樂輸者無中侵之傷故民心得而戶口實仁人君子所以體民而生聚者亦此而已豈乞靈於造物而使無天札遺呼於胡越而使受戎索哉然則晏之於財賦君子之用心也不可以

他行之販賣之也

無利於國無補於民聽姦人之挾持爲立法禁以驅役天下而桎梏之是謂裨政能知此者可與定國家之大計矣劉晏凡軍國之用未嘗有搜求苛斂於民而以權鹽爲主鹽之爲利其來舊矣而法愈繁則財愈絀民愈苦於淡食私販者遂爲亂階無他聽姦商之邪說以擅利於己而眾害叢集矣官權之不能官賣之也官賣之而有抑配有比較有增價有解耗殃民已亟則私販雖死而不懲必也官於出鹽之鄉收積以鬻於商而商之姦不讎矣統此食鹽之地統此歲辦之鹽期於官無留鹽商無守支民無缺乏

踊貴而止耳官總而計之自竈丁牢盆薪芻糧值之外計
所得者若干足以裕國用而止耳一入商人之舟車其之
束之西或貴或賤可勿問也而姦商乃脅官以限地界地
界限則姦商可以唯意低昂居盈待乏而過索於民民苦
其貴而破界以市於他境官抑受商之餌爲之禁制徽纆
日繫於廷掠奪日喧於野民乃激而走挺於是結旅操兵
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元末秦州之禍亦孔烈矣若此者
於國無錙銖之利君與有司受姦商之羈繫以毒民而激
之亂制法之愚莫甚於此而相沿不革何也朝廷欲鹽之
速雖不得其術而墨吏貪姦商之賄爲施網罟以恣其射

利之甚斷民軍亂皆所弗恤也畏知之矣省官以省掣
查之放之類則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
嘗無利也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
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
挾之以增價而彼己至又唯恐其讎之不先則踊貴之害
亦除守此以行雖百王不能易也晏決策行之而後世猶
限地界以徇姦商不亦愚乎持其大綱疏其節目爲政之
上術也統此一王之天下官有煮海之饒民獲流通之利
片言而決耳善持大計者豈有不測之術哉得其要而姦
不能欺千載莫察焉亦可歎已

言文錄卷二十四
德宗不許李惟岳之嗣位而亂起延及數年身幾危國幾
亡天下鼎沸是豈可謂德宗之宜聽其嗣使假我之爵位
據我之土地甲兵以抗我哉而不許之則又兵連禍結而
不解論者至此而議已窮謂不先其本而急圖其末是已
顧處此迫不及待之勢許不許兩言而判徒追咎於既往
而無以應倉卒是亦應羹土餅之言耳粵自田承嗣等勢
窮而降罪可誅功無可錄授以土地甲兵者僕固懷恩姦
矯上命而擅予之也起家無賴之健兒爲賊已蹙偷竊土
壤乃欲效古諸侯之世及延其福祚其愚而狂以自取滅
亡也本可折箠以收之者也竇臣先死惟岳首爲難端聞

弱無能而張孝忠王武俊又與離心而伏戈相擬則首抑之以懲李正己田悅梁崇義於未發也誠不可不決之一且者矣不許而四凶表裏以佐亂離之必潰養之奚可哉曾未逾年而田悅大勦李納勢滅惟岳之首縣於北闕天下亦且定矣悅與納株守一軍無難坐待其斃然則惟岳之叛不足以爲唐社稷病而德宗之不許事雖勞而固有功矣天下復亂固非不許惟岳之所致也謂殺劉晏而羣叛懷疑以競起者非也晏自不當殺耳不殺晏而河北能戢志以聽命乎誰其信之不殺來瑒而僕固懷恩固反不殺劉晏而河北固叛賊指爲名以激眾怨耳實則了不相

及之勢也抑欲天子不敢殺一人以媚天下而取容乎惟
岳既誅成德已平而處置朱滔王武俊者乖方以致亂則
賊過已雖然滔武俊之志猶之乎承嗣寶臣也平一賊而
進一賊又豈易言哉嗚呼蓋至是而所以處此者誠難論
者設身處此又將何以處之與且德宗之初政猶勵精以
求治盧杞初升其姦未逞固本治內卽不逮漢光武唐太
宗之威德亦可無咎於天下以此言之癘久必潰河壅必
決代宗以來養成大患授之德宗誠有無可如何者固非
天數之必然亦人事漸漬之下游成乎難挽豈一事之失
宜所猝致哉乃若德宗之不能定亂而反益亂者則有在

焉當時所同昧狂逞以思亂者數人耳又皆統袴子弟與夫偏裨小將無能爲者也若環海內外戴九葉天子以不忘且英明之譽早播於遠近賊之宗黨如田庭玠邵眞谷從政李洎田昂劉怳下至幽燕數萬之眾無欲叛者德宗誠知天下之不足深憂則羣逆之黨固可靜待其消而德宗不能也周視天下自朝廷以至於四方無一非可疑者樹欲靜而撼之波欲澄而扣之疥癬在四末而鍼石施於膏肓可談笑以收功必震驚以召侮愈疑愈起愈疑乃至空腹心之衛以爭勝於東方憂已深慮已亟禍愈速而敗愈烈梁州之奔斯致之有繇而非无妄之災矣蓋河

北之勢不能不亂者代宗積壤之下游也而於德宗則爲偶起之波濤事窮而變變則有通之幾焉田承嗣李寶臣李正己朱希彩之毒大潰而且竭矣其潰也正其所以痊也嗚呼能知苟安之必爲後患禍發之可待消亡守順逆之經居高乘權因窮變通久之時無震動懋悚之惑而後天下靜於一人之心一發不效惴惴焉迫爲改圖載鬼一車而弧張不說庸人之識量所爲自貽伊感者唯此而已矣

劉盆子請降光武曰待以不死耳大哉言乎理正而法明量安而志定無苟且求安之情則威信伸而亂賊之膽已

俄天下之歸也必矣詩云我徂惟求定定者非一日之定也志惟求定未定而不以爲憂將定而不以爲喜所以求之者持之心者定也史朝義窮蹙東走官軍追敗之於衛州而薛嵩李寶臣降再敗於莫州窮蹙無歸而田承嗣降獨與數百騎北奔塞外而李懷僊殺之以降馬燧李抱真李晟大敗田悅於臨沼梁崇義俘斬於襄陽李惟岳援孤將潰而張孝忠降馬燧等大破田悅於洹水朱滔張孝忠攻拔東鹿惟岳燒營以遁而王武俊殺惟岳以降凡此皆梟雄狡獪爲賊爪牙以成其亂者火燼水平則賣主以圖僥倖使卽不降而欲燼之灰欲澄之浪終不足以復興且

其反面無親且君夕虜愾焉絕其不忍之心者尤爲亂人
非一挫可消其狂獗以視赤眉益于其惡尤甚而既俯首
待命則制之也尤便待以不死而薄給以散秩微祿置之
四裔則禍於此而訖矣官軍將士血戰以摧彊寇功未及
錄而窮乃投懷之驚獸寵以節鉞授以土疆義士心灰狂
徒得志無惑乎效忠者鮮而犯順者日滋也語有之曰受
降難於受敵而非此之謂也兩國相距勢埒力均乍然投
分誠僞難知則信難矣以天下之全力奉天子之威討逆
臣而蹙之死地得生爲幸雖僞何爲操生死榮辱之權於
吾腕掌夫何難哉夫光武初定雒陽寇盜林立統孤軍以

遇歸寇之衝則誠難耳而一言折益子之覬覦易且如彼
況朝義惟岳焚林之浮燄已滅天下更無餘燭乎惡已消
天而戮其身固非不仁也且使以不死待之而劉盆子終
老於漢固可貸其生命則其爲恩也亦厚矣非若白起項
羽坑殺之慘也乃唐之君臣迫於亂之苟定一聞瓦解驚
喜失措納蠶蠶於懷中其愚也足以亡國不亡者幸爾朱
濫叛黃巢以歸而終篡唐郭藥師叛契丹以來而終滅宋
代德之世唐猶彊盛是以得免於亡然其浸以亂而終亡
於降賊於此始之矣寵薛嵩等以分土者僕固懷恩之姦
也君與大臣聽之者其偷也孝忠武俊則德宗自假之威

而又猜忌以裁抑之馬燧等不能與賊爭功尙何能奪其寵命哉

君開相佞天下有亂人而無姦雄則亂必起民受其毒而國固可不亡君闇相姦有姦雄以芟夷亂人而後國之亡也不可復支漢唐之亡皆姦相移政而姦雄假名義以中立伺天下之亂不輕動而持其後是以其亡決矣田悅李納李惟岳朱滔皆狂騃躁妄自取誅夷者也雖相煽以起其能如唐何邪又況李希烈朱泚之狂愚已甚者乎希烈之鎮淮甯獵得旌節非能如河北之久從安史荼養梟雄修城繕備之已夙梁崇義肥弱無難平者幸而有功固不

足以子雄淮甯處四戰之地東有曹王舉西有哥舒曜北
有馬燧李抱真張孝忠李懷光雲屯之旅希烈憚無所畏
據彈丸之地橫馭其中而稱帝擬之袁術而又非其時也
朱泚兵權已解與朱滔縣絕一方旁無可恃之黨乘無主
之亂兵一旦而遽登天位保長安片土爲燕雀之堂以視
桓元百不及一也此二豎者自畫而攫市金直不足以當
姦雄之一笑自非李元平源休張光晟輩之慙不畏死誰
則從之盧杞邪矣而挾偏私以自怙然未嘗如郗慮崔允
之與賊交謀也以此言之德宗能持以鄭重而不括民財
空扈衛以爭旦夕之功於外此豎子者惡足以逞哉夫羣

賊之中狡黠而知忖者王武俊耳擒惟岳反朱滔皆其籌
利害之已夙而能留餘地以自處者也天子不恃以爲依
宰相不結以爲黨抑有李晟馬燧力敵勢均而懷忠正以
扼之故其技止此而不足以逞其邪心不然進而倚之以
立功則相元平而劉裕篡黃巢馘而朱溫逆不知武俊之
所止矣夫戡亂之主拯危之將相慮忠不可不密也尤不
可無鎮定之量以謹持其所不必防李抱眞得武俊之要
領而示之以誠李晟蔑視懷光之反而安據渭橋不爲妄
動皆能忍暴集之弁端堅以俟其歸壑者也有臣如此賊
不足平矣德宗之召亂也視希烈之惡已重而捐社稷之

衛爲孤注以與爭也田悅李績武俊皆降而希烈稱帝奄
奄日就於斃何足以煩空國之師乎可以知已亂之大略
矣

人而不仁所最惡聞者忠孝之言而孝爲甚君子率其性
之誠然而與言則必逢其怒加以以歔歔垂涕行道酸心
之語而怒愈不可撓矣陳天彝之言於至不仁者之前勿
論其怒與否也不可與言而與言先失言矣顏魯公謂盧
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其面血公忍不相
容乎近世高邑趙冢宰以魏廣微叔事逆奄而歎曰崑溟
無子魯公陷死於賊中冢宰沒身於遠戍取禍之繇皆君

子之過也雖爲小人而猶知有父猶知其父之忠清而恥
貶之辱則與父所同志者雖異趣殊情而必不忍相忤害
此不待人言而自動於心蓋特亡之餘夜氣猶存不能泯
沒者也既不自知矣知之而且以其父爲戒矣則忠臣孝
子固其不必有怨而挾蠱以唯恐不傷者也蔡京小人耳
使京而爲君子蔡攸豈但執手診視迫其病免已乎故夫
子之責宰予待其出而斥其不仁弗與盡言也使以三年
之懷面折其逆心震喪其貝而彼且躋於高陵與於不仁
之甚矣君子於此知其人理之已盡置之而勿與言也漢
然若蠶蠹之過前不問其誰氏之子也權在則誅殛之權

不在則遠引以避之如二胡之於秦檜斯得矣唐弈魏允
成之生豺虺腹悲焉可也

樊系受朱泚之僞命爲譟冊文乃仰藥而死其愚甚其汙
不可浣自度必死而死於名節已虧之後人所怪也嗚呼
人之能不爲系者蓋亦鮮矣以爲從賊譟冊法所不赦光
復之後必罹刑戮懼而死者未盡然也待至光復氣法之
日止於死耳螻蛄之春秋且苟延以姑待亦庸人所必不
能引決者則系之死實以自顧懷慙天彝之未盡忘者也
乃旣慙而有死之心矣而必自玷以兩虧者其故有三苟
非持志秉義以作其氣三者之情中人以下之所恆有而

何怪於系焉懷疑而有所待一也氣不勝而受熏灼以不自持二也妻子相榮而不能制三也泚之僭逆出於倉卒所與爲黨者姚令言一軍耳在廷之臣固有勸泚迎駕者不徒段司農也系於此不慮泚之必逆而姑俟之一旦僞命見加冊文見委驚惶而迫無以應退而後念名義之已虧而憤以死也此無他其立朝之日茫然於貞邪之辨故識不早而造次多疑也迨乎僞命及身冊文相責斯時也令言之威已張源休蔣鎮張光晟李忠臣實繁有徒出入烜赫於系左右誇之以榮飾之以禍揮霍談笑天日爲迷系於此時心知其逆而氣爲所奪口喏目眩不能與之爭

賊雖不能拒也魂搖神蕩四顧而無可避之方俾
紙透心亦不復知爲己作矣此無他立義無素狎小人而
爲其所侮乍欲奮志以抗凶鋒直足當凶人之一笑義非
一旦之可襲鋒稜不樹者欲振起而不能有含羞以死而
已矣富德宗出奔之際姜公輔諸人皆宵馳隨蹕李晟在
北家固居於長安弗能恤也系徒畱而不能去旣而陷身
賊中矣段司農劉海賓擊賊而死一時百僚震懼固可想
見而婦人孺子牽裾垂涕相勸以瓦全固有不忍見聞者
系濡遲顧恤以讓冊保全其家以一死自謝其咎蓋無如
此响响囁囁者何也嗚呼至於此而中人以下之能引決

者百不得一矣捐身以全家有時焉或可也郭汾陽之斥
郭晞而自入回紇軍中是也捐名義以全妻子則無有可
焉者也身全節全而妻子勿恤顧其所全之大小以爲擇
義之精而要不失爲志士身死節喪而唯妻子之是徇則
生人之理亡矣此亦有故素所表正於家者無本則狎昵
嚙吮敗亂人之志氣以相牽曳也夫若是豈易言哉怪系
之所爲者吾且恐其不能爲系卽偷免於他日亦幸而爲
王維鄭虔以貽辱於萬世已耳段司農自結髮從軍以來
其光昭之大節在軍中而軍中重在朝廷而朝廷重夫豈
一旦一夕之能然哉

姦佞之惑人主也類以聲色狗馬嬉遊相導而擊曳之以
從其所欲不則結宮闈之寵宦寺之援爲內主以移君之
志唯盧杞不然蠱惑之具一無所進婦寺之交一無所附
孤特其機巧辯言以與物相枝距而德宗眷倚如此其篤
至於保朱泚以百口而泚旋反命靈武鹽夏渭北援兵勿
出乾陵而諸軍潰敗拒李懷光之入見而懷光速叛言發
禍隨捷如桴鼓而事愈敗德宗之聽之也愈堅及乎公論
不容弗獲已以謫之而猶依依然其不忍舍杞何以得此
於德宗邪德宗謂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者亦以其無勸
淫導侈之事無宦官宮妾之援也夫杞豈不欲爲此哉德

宗之於嗜欲也輕而宮中無羣后楊妃之寵禁門無元振
朝恩之權也德宗之所以求治而反亂求親賢而反保姦
者無他好與人相違而已樂違人者決於從人一有所從
雷霆不能震魁斗不能移矣杞知此而言無不與人相違
也其保朱泚也非與泚有香火而爲賊間也眾言泚反則
曰不反而已矣其令援軍勿出乾陵也非於諸將有隙而
陷之死地也渾瑊言漢谷之危則曰不危而已矣故顏魯
公涕泣言情而益其怒李揆以天子所恤而必驅之行人
所謂然則必否之人所謂非則必是之於是德宗周爰四
顧求一力矯眾論如杞者而不可得志相孚也氣相協也

孰有能開之者蓋德宗亦猶杞而已已偏任之眾力攻之眾愈攻之已益任之其終不以杞爲盜邪者抑豈別有所私於杞哉嚮令舉朝舉杞而杞不足以容矣故姦邪必有黨而杞無黨也挾持以固寵於上者正以孤立無援信爲忠貞之負絕耳夫人之惡未有甚於力與人相拂者也王安石學博思深持己之清尤非杞所可望其肩背乃可人之否否人之可上不畏天下不畏人取全盛之天下而毀裂之可畏哉孤行己意者之惡滔天而不戢也繇以姦直而必殛夫豈有貪憚媮媮之爲乎

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連兵以叛李希烈橫互於中朱

泚內逼天子匿於褒漢李楚琳復斷其右臂韓滉收拾江東以觀成敗其有必亡之勢者十九矣李晟馬燧以孤軍援之非能操全勝之勢而罪己之詔一下天下翕然想望清謚陸敬輿之移主心以作士氣存國脈者功固偉矣然所以言出而效隨者繇來有二不然則漢之將亡亦有忠靖之臣宋之將亡亦下哀痛之詔而何以訖於不救邪其一則德宗之爲君也躁愎猜忌以離臣工之心而固無奢淫慘虐之暴行以失其民故亂者自亂德宗固居然四海之瞻依也倉皇北出而段司農追韓良以返得安驅以入奉天趙昇鸞劫駕之謀尤亟矣渾瑊一洩其謀復得徐行

以人梁州天下知晉君之尚在故罪己詔下咸趨首以望
蕩平河北羣逆亦知唐室之必興而有所歸命皆棄輿無
恙足以維繫之也嚮令帝之出也不速或爲逆賊所害則
如梁氏父子死於侯景之手而梁速燔或爲逆賊所劫則
如漢獻困於董卓辱於李傕郭汜而漢遂夷唐於是時無
宗藩之可倚如瓊邪之在江東無儲貳之可扶如肅宗之
在靈武敬輿將何託以效忠天下無主可依則戴賊以安
亦必然之勢矣唯唐之君臣不倡死社稷之邪說沮捲土
重來之計故維繫人心者亦不僅在慷慨淋漓之一詔也
其一則感德宗以致亂者盧杞也敬輿與杞忠佞不兩立

而其奔赴行在也與杞同至當是時敬輿所欲除帝根本之蠹以滌舊惡者莫杞若也杞所深知危言切論雖未斥訟其姦而必將逐己者唯敬輿也顏真卿李揆崔_暉杞皆先發而制之矣唯敬輿以患難同奔之侶迫不及排而氣餒丰采直辭正色非杞之可投閒以相攻乃猶不僅此也凡姦臣知不容於正士而反噬無已雖見_進逐猶將僨起者唯其有黨也故蔡京誤國已有明徵而靖康之初小人猶沮抑君子以不得伸其忠悃杞則執拗專橫之性不與人相親而唯與人相忤恃君之寵如山嶽而視百僚如培塿雖引裴延齡白志貞以與同汚而未嘗以天子之爵祿

市恩餌眾故敬輿一受上知杞旋放鹽而在廷在外舉的
敬輿以求安無行暗護杞以且請敬輿者德宗偏聽之往
一移而中外翕然不然宋室垂亡而王煇陳宥中之黨猶
沮文信國之謀吾未見敬輿之得行其志以歷數德宗之
失暢言之而無所撓也是故天下無君則後立之君必不
固小人有黨則君子之志必不行非此二者則人心不搖
廷議不亂內靖而外不離叛寇之起縱如亂絲亦有緒而
無難理矣人臣而知則勿爲李綱之諛辭陷其主以寒天
下之心人君而知則勿任結黨之小人塞君子以效忠之
路存亡之樞決於毫髮蓋可忽乎哉

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云者合集事理之始終序次應違之本末無有偏伸無有偏屈詳析而得其要歸也如是則物無不以類辨事無不以緒成而智愚賢不肖之情皆沁入而相感故曰民之洽也懌云者推於其心之所以然極於其事之所必至宛轉以赴其曲開朗以啟其迷雖錮蔽之已深而善入其中則自悅雖危言以相戒而令其易改則自從如是則君與臣不相抗智與愚不相拒意消氣靜樂受以無疑故曰民之莫也如是者無他道焉辭不以意興意不以氣激盡其心以達人之心誠而已矣故易曰修辭立其誠誠立而後辭可修抑

而本於心甚則反激以召禍而不莫不然亦悠悠之
而固不渝也辭之爲用大矣哉今有說於此其爲理之必
然明矣見爲是而毅然決之曰是其所以是者未之詳也
其疑於非而必是者未之辨也則人亦挾其所是者以相
抗矣見爲非而憤然斥之曰非其所以非者未能槌也其
疑於是而固非者莫能詰也則人亦報我以非而相折矣
是與非立於未事之先未有定也觀於已事之後而非者
非是者亦難全其是也恃氣以言之一言以斷之無體驗
成熟之實而出之也厲父不能得之於子師不能得之於

弟子而況君臣之際乎故修辭而足以感人之誠者古今
不易得也非隆敬與其能與於斯哉今取其上言於德宗
者而熟釋之推之使遠引之使近達之以其情導之以其
緒曲折以盡其波瀾而徑捷以御之坦道擴其所憂暢其
所鬱排石之以盡其變翕合之以歸於一合乎往古之經
而於今尤協究極於中藏之密而於事皆徵其於辭也無
閒然矣貞元以後莽亂之宇宙孤危之社稷渙散之人心
疆悍之戾氣消融蕩滌而唐室爲之再安皆敬輿悟主之
功也故辭之爲用大矣哉前乎此者董仲舒正而浮賈
誼奇而偏魏徵切而俗莫能匹也後乎此者蘇軾辯而詭

真德秀詳而迂莫能及也不主故常而不流不修藻采而不鄙六經邈矣扈言口進欲以辭立誠而匡主安民撥亂反正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亂與治相承恆百餘年而始定而樞機之發繫於一言曰利而已盜賊之與夷狄亦何以異於人哉志於利而以動人者唯利也唐自安史以後稱亂者相繼而起至於德宗之世而人亦厭之矣故田悅李惟岳朱滔李懷光之叛將吏士卒皆有不願從逆之情抗凶豎而思受王命然而卒爲所驅使者以利陷之而眾暫食其餌也田緒殺田悅慮將士之不容乃登城大呼許緡錢千萬而三軍屏息以聽

李懷光欲奔據河東眾皆不順而許以東方諸縣聽其俘掠於是席捲渡河嗣是以後凡據軍府結眾心以擅命者皆用此術而熨眾以逞志嗚呼此以利質片時之歡者豈足以窺非望而成乎割據哉以此爲藏身之固利盡人離旋以自滅蓋亦盜賊之算而已矣老子曰樂與餌過客止夫君子豈不知人情之且然哉乃得天下而不爲身可死國可亡而必不以此訢合於愚賤之心者則所以定天下之志而安其位也以利動天下而天下動動而不可復止有涯之金粟不足以填無涯之谿壑故唐之亂也無已期利在此而此爲主矣利在彼而彼爲主矣鬻權賣爵之柄

天子操之且足以亂庶人操之則立乎其上者之岌岌何如也天子聽命於藩鎮藩鎮聽命於將士迄於五代天子且以賄得延及宋而未息郊祀無名之賞幾空帑藏舉天下以出沒生死於錢刀嗚呼利之亡國敗家也盜賊一倡其術而無不效之尤也則亂何繇已也而其愚已甚矣盜賊散利以餌人夷狄聚利以制人皆利乘權以制生人之命也誰生厲階意者其天乎抑亦宇文融王鉷楊愔矜楊炎之徒導其源邪是故先王賤利以納民於名義節其情正其性非計近功者所能測而孟子三斤梁王杜篡弑奪攘之萌其功信不在禹下也

漢有推恩之詔則賜民爵不知當時天下何以位置此盈
廷盈野之有爵者也或者承三代之餘方五十里之小國
卿大夫士亦林立於比閭之中民之無爵者遂不得比數
於人類漢亦聊以此謝其缺望邪無祿之爵無位之官浮
寄於君子野人之閒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德宗蒙塵
梁漢國儲已空賞無可行以爵代賞陸敬輿曰所謂假虛
名以佐實利者也夫爵而僅以佐利之窮名而詭於虛以
誘人之悅天子尙誰與守官而民志亦奚以定乎且夫唐
之所以自喪其柄而亂生不已者何邪輕虛名以召實禍
也一降賊而平章矣御史大夫矣其去天子直尋丈之閒

耳李惟岳之求節鉞德宗固曰賊本無資假我位號以聚
眾耳是明知得命之適以長亂矣時盛勢窮不得已而又
用之則人主之能操魁柄以制四方者誠難矣哉獻瓜果
之民賜以試官敬輿以爲不可誠不可矣要其實豈但獻
瓜果者乎秦小功小效於軍中而驟予以崇階使與功臣
能吏相齒以進下傲上賤妨貴以一日之微勞掩生平之
大節甚則伶人厮養陵乘清流積閭之閭又惡足以勸忠
而鼓士氣哉敬輿此論猶爭於其末而遺其本也賊以利
陷我以名餌術相若矣利實名虛勢不敵矣夫亦恃唐祚
未窮而朱滔李懷光皆猥陋人無固志耳不然是術也尤

足以亡矣。慎重其賞，則一縑亦足以明恩；一級固足以昭貴。如其汜濫無紀，人亦何用此告身以博酒食邪？故當多事之秋，倍重名器，之予非吝也。祿以隨爵位，以隨官則效節戮力，以拔自寒微，登於顯秩者，無近功而有大利，固無患人之不勸也。德宗始於吝而終於濫，中無主而一發遂不能收敬輿，欲挽之而不能邪，抑其謀之未足以及此邪？爵冗名賤，欲望天下之安，必不可得之數也。

奚以知其爲大智哉？爲人所欺者是已。奚以知其能大治哉？不憂人之亂我者是已。故堯任伯鯨而聖不可知，子產信校人而智不可及。蓋其審乎理亂安危得失之大綱，求

成吾學求濟吾功求全吾德焉而止其他是非利害百說
雖進於前且姑聽之必不可者我既不爲之移矣彼小人
之情何愚而不知者焉有躁而不審者焉有隨時傾動而
無適守者焉有規小利而覬幸得之者焉凡此皆不足以
撓我之大猷傷我之經德無論其得與不得情地一涯而
善敗亦小欣然笑聽以徐俟其所終即令其姦私備而事
有妨要亦於我無傷而惡用窮之哉所欺者小竊吾之羞
濡而止校人之詐僅食一魚也所欺者大自有法以議其
後禹不能爲鯀庇也持大法捐小利以聽小人之或微薄
福而或即大刑志不撓神不驚吾之所以救幾於理亂安

危得失者如日月之中天不驅雲以自照也智者知此而
其智大矣以治天下罔不治矣德宗言自山北來者張皇
賊勢頗似窺覘陸敬輿曰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智哉言乎
夫張皇者之情大要可見矣愚而驚躁而懼隨時傾動而
道聽塗說其言不足信其情可矜也吾之疆弱在人耳目
之間何必窺覘而始悉吾所欲爲者大義在討賊而無所
隱進止之機在俄頃而必不輕示初至之人卽使其爲窺
覘邪亦何足以爲吾之大患且將情窮迹露自趣於死而
奚容早爲防制哉敬輿之說非徒爲闕略之語以誇識量
也取天下之情僞而極之誠無所用其彌縫之精核矣

名者實之所自薄也故好名爲士之大戒抑聞之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斯亦非無謂之言蓋爲人君取士勸獎天下於君子之途而言也士以誠自盡而遠乎名則念深而義固上以誠責下而忌其名則情睽而恥刈故名者亦人治之大者也因義而立謂之名義有節而不可踰謂之名節人君之求於士者節義而已名固有相因而起者矣舉夔逢比皆名之可慕者也惟所好在名則非必舉夔而必爲舉夔之言彼固不足爲舉夔而君可與於堯舜矣非必逢比而必爲逢比之言彼固不足爲逢比而君可免於桀紂矣夫導君以侈引君以貪長君之暴增君之淫隳害

君子而固結小人取怨兆民而邀歡戚宦亦何求而不得
所不得者名耳則好名者所畏忌而不欲以身試者也於
名而不好則好必有所移榮寵其好矣利祿其好矣全身
保妻子其好矣人君而惡好名將謂此此有屋蔽蔽有
穀享厚實之小人爲誠樸無飾而登進之乎夫所言非道
不足以爲名君未有過不足以爲名時未有危不足以爲
名取善言而效之乘君瑕而攻之知時危而先言之旣而
其言驗矣天下相與傳誦之然後忠直先識之名歸焉夫
士苟非自好之有素憂國之有誠但以名之所在不恤惡
怒不避罪罟而力爭於廷誠爲臣之末節而君子之所恥

爲然其益於人主也則亦大矣忠信誠慤端靜和平格心
非而略人政以遠名而崇實者聞世而一遇如有其人固
宅揆亮工託孤寄命之選也諫省部寺以降有官守言職
者豈必盡得此而庸之乎則汲汲焉求好名之士唯恐不
得而加之罪名曰沽直好名安得此亡國之語哉德宗惡
姜公輔之諫謂其指朕過以求名誠指過以求名何惜不
予之名而因自懲其過乎陸敬輿曰掩己過而過彌著損
彼名而名益彰所以平復諫者之浮氣也實不盡然也予
士以名則上收其實也

德宗之闇也舍李晟渾瑊不信而信吐蕃也吐蕃歸國陸

敬輿以爲慶快其識卓矣借兵於夷以平寇賊闖入而掠我人民乘閒而窺我社稷二者之害易知也愚者且爲之辭曰掠奪雖弗能禁然忍小害以除大患亦一時之權計也若夫乘閒吞滅之害則或輕信其不然而究亦未必盡然愚暗者且以香火要之矣故二者之害易知而愚者猶有辭以爭若夫其徒勞而祇以弛我三軍之氣驕我將帥之心旋以僨敗則情勢之必然不必其滅我掠我而禍在眉睫猶弗見也古今之以此致覆軍殺將失地之害者不一矣豈難知哉夫我有危亡之憂而借人之力以相援邢衛且不能得之於齊桓而況夷乎兩軍相當鋒矢相及一

死一生以力相敵以智相距以氣相凌將不能自保兵不能求全天下之至凶至危者也豈有人焉唯他人之是恤而君忘其敗將忘其死以致命於原野哉孫臏之爲趙敗魏自欲報魏也項羽之爲趙破秦自欲滅秦也不然則君欲之而將不欲將卽欲之三軍之士必嗤其強以肝腦殉人而固不聽也故吳結獨以爲援蜀待吳以交起而俱滅於魏諸葛誕王凌毋邱儉倚吳而斃於孤城竇建德不揣以奔赴王世充之難軍心不固而身爲俘虜恃人與爲人所待者之成敗槩可見矣兩軍相距乞援於外而外亟應之者大抵師鄧析教訟之智兩敵恆輕而已居其重其所

援者特未定也此以情告彼亦以情告此以利餌彼亦以利餌兩情俱可得兩利俱可收相其勝者而畸與之夫豈有抑彼伸此之情哉斂兵旁睨於勝者居功於敗者亦可無怨翱翔於其間得厚實以旋歸弱者之敗自不瘳也藉令無爲之援者無所持以生玩敵之心而量力以自奮亦何至狂起無擇以覆師失地於一朝哉故凡待援於人者類爲人所持以自斃況夷狄之唯利是趨不可以理感情合者乎宇文高氏之用突厥也交受其制而不得其一矢之力其明驗已回紇之爲唐討安史也安慶緒史懷義之愚不能反用回紇以敵唐也德宗乃欲效之以用吐蕃朱

此狡而矜充盈之府庫我能與爭媚狡夷使必親我乎吐
蕃去軍心固將任專大功必成敬輿知之審矣古人成敗
之已迹著於史冊愚若王□□者尙弗之省而以爲秘計
天奪妄人之魄以禍人國亦至此哉

德宗以進取規畫謀之陸敬輿而敬輿無所條奏唯戒德
宗之中制俾將帥之智勇得伸以集大功其言曰鋒鏑交
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
里之外上掣其肘下不死綏至哉言乎要非敬輿之勗說
也古者命將推轂之言曰闔以外將軍制之非帝王制勝
之定法乎而後世人主遙制進止之機以取覆敗則唯其

中無持守而辯言亂政之妄人惑之斯惑也惑之者多端而莫甚於宦寺宦寺者庸劣而氣浮以肥甘純繡與輕佻之武人臭味相得故輒敢以知兵自命其欲進也如游魚其欲退也如驚鹿大言炎炎危言惻惻足以動人主之聽人主習聞之因以自詫曰吾亦知兵矣此禍本也既已於韜鈴之猥說略有所聞矣又以孤立於上兵授於人而生其猜防弗能自決也進喋喋乞乞之士屑屑以商之慎重而樸誠者弗能合也於是有所離帖括乍讀孫吳者卽以其章句聲韻之小慧爲尊俎折衝之奇謀見荷戈者而卽信爲兵也見一呼一號一跳一擊者而卽詡爲勇也圖畫

之山川管窺之元象古人偶一試用之機巧而竇爲神秘
以其雕蟲之才炙轂之口言之而成章推之而成理乃以
謂元戎宿將之怯而寡謀也競起攘袂而爭之猜闖之君
一入其彀中遂以非斥名帥而亟用其說以遙相迫責軍
已覆國已危彼瑣瑣云云之子功罪不及悠然事外彼固
以人國爲媿者而奈何授之以媿也庸主陋相以寡識而
多疑者古今相襲而不悟嗚呼亦可爲大哀也已一彼一
此者死生之命也一進一退者反覆之機也一屈一伸者
相乘之氣也運以心警以目度以勢乘以時矢石雹集金
鼓震耳之下蹀血以趨而無容出諸口者此豈揮筆攤爐

於此軒達室者所得與哉以敬輿之博識鴻才豈不可出
片語以贊李晟渾瑊之不逮而杜口忘言唯教其君以專
任而曰面書生不及敬輿之百一乃敢以談兵惑主聽勿
誅焉足矣而可令操三軍之生死宗社之存亡哉宦寺居
中辯言日進亡國之左券未有幸免者也

西域之在漢爲贅疣也於唐則指之護臂也時勢異而一
槩之論不可執有如此夫匈奴之大勢在雲中以北使其
南撓瓜沙則有河湟之隔非其所便而西域各有君長聚
徒無幾僅保城郭貪賂畏威兩袒胡漢皆不足爲重輕故
曰贅疣也至唐爲安西爲北庭則已入中國之版置重兵

修守禦營田牧屹爲重鎮安史之亂從朔方以收兩京於唐重矣代德之際河隴陷沒李元忠郭昕閉境拒守而吐蕃之勢不張其東侵也有所掣一而不敢深入是吐蕃必爭之地也於唐爲重矣惟二鎮屹立扼吐蕃之背以護蕭關故吐蕃不得於北轉而南嚮松維黎雅時受其衝突乃河洮平衍馳驟易而防禦難蜀西叢山沓嶂騎隊不舒扼其從入之路以囚之於山甚易易也故嚴武韋臯捍之而有餘使割安西北庭以畀吐蕃則戎馬安驅於原洮而又得東方懷歸怨棄之士卒爲鄉導以深入禍豈小哉拓土非道也棄土亦非道也棄土而授之勁敵尤非道也鄴侯決

策而吐蕃不能爲中國之大患且無轉輸戍守爭戰之勞
胡爲其棄之邪永樂謀國之臣無有如鄴侯者以小信小
惠割版圖以貽覆亡之禍觀於此而可爲痛哭也

陸敬輿自奉天得主以來事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而德
宗之不從者十不一二也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徵鄴侯自
杭赴闕受散騎之命日直西 迄乎登庸逮貞元五年凡
六載而敬輿寂無建白唯鄴 出使陝虢敬輿一謀罷淮
西之兵及鄴侯卒敬輿相舉 吏減運米廣和糴止密封
卻饋贈定宣武敬輿復媿媿長言之李進而陸默李退而
陸語是必有故焉參觀求之可以知世可以知人可以知

治理與臣道矣夫鄴侯豈妨賢而窒言路者哉敬輿之所
陳又豈鄴侯之所非而疑不見庸以中止者哉益敬輿所
欲言者鄴侯早已言之而鄴侯或不得於君者敬輿終不
能得也德宗之倚敬輿也重而猜忮自賢之情暫伏而終
不可遏勢蹙身危無容不聽耳而敬輿盡其所欲言一如
魏徵之於太宗者以爭之德宗不平之隱特折抑而未著
故一歸闕而急召鄴侯者固不欲以相位授敬輿也鄴侯
以三世元老定危亡而調護元良德望既重其識量因遠
達於世變審於君心之偏蔽有微言有大義有曲中之權
若此者皆敬輿之所未逮也小人以氣撻制君子以心相

服使敬輿於鄴侯當國之日而嘖嘖多言非敬輿矣故昔
之犯顏危諫以與德宗相矯拂者時無鄴侯也夫豈樂以
狂直自炫而必與世相違哉論者或加鄴侯以詭秘之譏
處人天倫戮敘之介謀國於傾危不定之時而奮激盡言
於猜主之前以博人之一快大臣坐論格心之道固不然
也使鄴侯而果挾詭秘之術則敬輿何爲心折以忘言邪
鄴侯卒而敬輿又不容已於廷爭其勢旣然其性情才學
抑然無有居中之元老主持而靜鎮之如冬日乍暄草木
有怒生之芽雖冰雪摧殘所弗恤也則又敬輿之窮也
天子禁衛之兵得其人而任之以處多虞之世四末雖欺

可以不亡唐自肅代以來倚神策一軍以彊其幹及德宗
亟討河汴李晟將之而北白志貞募市井之人以冒名而
無實於是姚令言一呼天子單騎而走中先痿也及李懷
光平李晟移鎮鳳翔神策一軍仍歸禁衛於斯時也任之
得人與不得安危存亡之大機會也德宗四顧無所倚任
而任之中官終唐之世宦寺挾之以逞其逆節而迄於亡
德宗初任中官之日鄴侯敬輿無一言及之何其置大
計於緘默也所以然者自李晟而外亦無可託之人也禁
兵操於宦寺而天子危於內禁兵授之帥臣而天子危於
外外之危篡奪因之宋太祖驟起於一旦而郭柴之祀忽

諸此李陸二公所不能保也屢移鎮而更求一如屨者不
易得也卽有一如屨者而抑難乎其爲繼蓋當日所可任
者唯鄴侯耳鄴侯任之則且求能爲天子羽翼終無逆志
者以繼之法制立而忠勤徧喻於吏士雖有不順者弗能
越也如是乃可保之數十年而居重馭輕之勢以成然而
鄴侯不可以自言也敬輿亦不能以此爲鄴侯請也德宗
之欲任寶文場王希遷也固曰猶之乎吾自操之也漢靈
帝之任蹇碩亦豈不曰猶吾自將之也乎君畜疑自用則
忠臣心知其禍而無爲之謀李陸二公救其眉睫之失足
矣惡能取百年之遠猷爲之辰告哉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可謂天下之至愚矣夫其所以不知者何也暗前而欲察見其讒顧後而欲急知其賊也可見者既見而知之矣未可見者惡從而知之必將樂聞密告之語以摘發於所未形此勿論密告者之卽爲讒賊也卽非讒而不爲賊而人之情僞亦灼然易見矣當反側未安之際人懷危疑未定之情苟非昏溺豈遽安心坦志以盡忘物變之不可測哉惟其然也明者持之以靜乃使迹逆而心順者憂危而失措者有過而思改者爲惡而未定者皆得以久處徐思而定其妄慮然而終不悛焉則其惡必大著不待摘發而無可隱如是則讒賊果讒賊

也在前在後而無不周知也斯乃謂之大智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據陝州要求旌節東與李希烈相應鄴侯單騎入其軍中於時寶佐有請屏人白事者鄴侯拒之曰曷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夫抱暉之逆既著矣必有與爲死黨者亦無容疑矣或有陰謀乘閒以作亂者亦其恆矣要可一言以蔽之曰技止此耳河東之軍屯於安邑馬燧以元戎偕行威足以相制鄴侯之慮此也周持此也定屏人以白者即使果懷忠以思效亦不過如此而已惡用知哉拒之勿聽則挾私而謗毀者道聽而張皇者淺中而過慮者言雖未出其懷來已瞭然於心目之間

若更汲汲然求取而知之耳目熒而心志亂讒賊交進復
奚從而辨之哉天下之變多端矣而無不止於其數狐吾
知其赤烏吾知其黑虎吾知其搏蛇吾知其螯蛙吾知其
鳴隨吾知其瘖涇吾知其清渭吾知其濁冬吾知其必霜
夏吾知其必雷故程子之荅邵堯夫曰吾知雷之從起處
起也天地之變可坐而定況區區讒賊之情態乎獻密言
以效小忠者卽非讒賊亦讒賊之所乘也況乎不保其不
爲讒賊也知此者可以全恩可以立義可以得眾可以已
亂夫是之謂大智

祿山思明父子旋自相殺而朝義死於李懷僊因悅死於

田緒李惟岳死於王武俊朱泚死於韓夏李懷光死於牛
勣李希烈死於陳僊奇而李懷僊旋死於朱希彩陳僊
奇旋死於吳少誠惡相師機相伺逆相報所固然也殺機
之動天下相殺於無已惑不畏死者難兵以自危莫能自
免習氣之熏蒸天地之和氣銷燂無餘惟原禍始其咎將
誰歸邪習氣之所繇成人君之刑賞爲之也安史之迭爲
梟獍夷狄之天性則然無足怪者夫亦自行吾天誅焉可
矣史朝義孤豚受困有必死之勢李懷僊與伺逆而北面
臣之一旦反面而殺之以爲功此豈可假以旌節躋之將
相之列者高帝斬丁公光武誅彭寵之奴豈不念於我有

功哉名義之所在人之所自定雖均爲賊而亦有人存
一盡天下之兵力以蹙垂亡之寇豈待於彼之自戕
以殺其主而後亂可訖乎降可受也殺主以降不可貴也
偏裨不可以殺主帥則主帥不可以叛天子之義明矣幸
而成則北而擁戴以爲君及其敗則剗其首以博祿位而
祿位隨之韓夏陳僊奇惡得而不效尤以微幸乎朱希彩
吳少誠又何憚而不疾爲反戈邪一人偷於上四海淫於
下我不知當此之時天下之彝倫崩裂父子婦姑兄弟之
閒若何也史特未言之耳幽燕則朱滔朱泚迭爲戎首淮
西則少誠少陽踵以怙亂而唐受其敗者數十年而不定

代宗毀坊表於前而德宗弗能改也惡積而不可復揜矣陸敬輿之籌國本理原情度時定法可謂無遺矣其有失者則李懷光既誅之後慮有請乘勝討淮西者豫諫德宗罷諸道之兵也諸道罷兵八閱月而陳僊奇斬李希烈以降一如敬輿之算而何以言失邪乃參終始以觀之則淮西十餘年勤天下之兵血戰以爭暴骨如莽者皆於此失其樞機也安危禍福之幾莫不循理以爲本李懷光赴援奉天而朱泚遁盧杞激之而始有叛心雖叛而引兵歸河東猶曰俟明春平賊據守一隅未敢旁掠州縣僭稱大號也所惡於懷光者殺孔巢父而已抑巢父輕躁之自取也

德宗欲赦之蓋有自反恕物之心焉李晟馬燧李泌堅持以爲不可斯亦過矣若希烈者勝孤弱狂愚之梁崇義既無大功於唐室且當討崇義之日廷臣爭其不可任而德宗推誠以任之賊平賞渥唐無毫髮之負遽乘危以反僭大號以與天子競存亡力弱於祿山而惡相敵矣此而可忍萬世之綱紀裂矣何居乎敬輿之欲止其討也乘河中已下之勢河北三帥斂手歸命蹙已窮之寇易於拉朽乃吝一舉之勞而曰不有人禍必有鬼誅爲天下君而坐待鬼誅則亦惡用天子爲也俟人禍之加則陳僊奇因以反戈而戾少誠踵之淮西數十年不戢之焚皆自此啟之矣

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飭法明倫而法有輕重委之鬼誅則神所弗佑禱之人禍則眾難方輿懷光可赦希烈必不可容法之所垂情之所衷道之所定抑卽勢之所審而四海之輿瞻將來之事變皆於此焉決也故救輿之於此失矣隨命李晟渾瑊馬燧一將臨之而淮蔡蕩平天下清晏吳少誠三世之禍不足以興而淄青平盧魏博之逆志亦消矣失之垂成良可惜哉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三代以下名臣正士志不行而道窮者皆在此也君以之而不信民以之而不服小人以之反持以相抗而上下交受其誦歐陽永叔以用於閭帷之議

而高毅之挫於南唐尤無足怪也張延賞姦佞小人煽亂天下吐蕃劫盟之役幾危社稷廷臣莫能斥其姦而李晟抗表以論劾之正也晟之告李叔度曰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推此心也其力攻延賞之志雖然可正告於君父而在廷將繼之以助正抑姦者不患其孤鳴矣乃德宗疑其抱夙忿以沮成功終任延賞聽之以受欺於吐蕃晟雖痛哭陳言莫能救也平涼旣敗渾瑊幾死延賞之罪已不可揜然且保祿位以終而譴訶不及無他成都營妓之事延賞早有以持晟之長短而上下皆惑也晟之論延賞也且忘其有營妓之事卽不忘而豈得以

織芥之嫌置相臣之賢姦與邊疆之安危於不較哉而君與廷臣既挾此爲成心以至史官推原釁郤亦謂自營妓而開晟之心終不白於天下唯其始不謹而微不愼也飲食醉飽琴書弈博之微皆有終身臧否天下應違之辨存焉故昔人以在官抄書亦爲罪過而不可不愼觀於李晟可以鑒矣

亂國之財賦下措克於民而上不在官民乃殄國乃益貧民罔不怨天子聞之赫然以怒皆所必然而無不快其發覺者然因此而勾勘之以盡納於上則害愈浸淫而民之死也益劇矣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假公

科斂者正以不發覺而猶有所止耳發覺矣上顧因之而收其利既無以大服其心而唯思巧爲撝飾以自免上抑謂民之可多取而必應也據所句勘於墨吏者歲以爲常則正賦之外抑有句勘之贏餘列於正供名爲句勘實加無藝之征耳且上唯利其所獲而不抵科斂者於法則句勘之外又有橫征而誰能禁之民之無知始見墨吏之囊畢輸之內帑未嘗不慶快焉孰知昔之剝牀以辨者後且及膚乎故用之一時而小利行之數世而殃民之酷殆不忍言李長源以此足防秋之國用欲辭聚斂虐民之罪不可得已誠惡墨吏之橫征恤民困而念國之匱也句勘得

實以抵來歲之賦可以紓一時之急而民亦蘇矣民知稅有定額而吏亦戢矣斯則句勘之善政與

小弁所以爲君子之詩者太子欲廢未廢之際其傅陳匡救之術於幽王也故其所以處父子君臣之際曲盡調停之理而奪其迷惑浸淫之幾鄴侯用之以全德宗之恩而奠其宗社故小弁爲君子之詩其利溥也其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但言究則聽讒而惑者固自以爲究矣乃其彌究而彌惑者惟其不舒也淺人之情動於狂而不可挽無他聞言而卽喜聞言而卽怒耳以其躁氣與讒人之深機而相觸究之迫則雖有至仁大孝之隱皆弗能自達

侯曰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用此詩也氣平而謾人之機斂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故問一日而德宗果信也其詩又曰君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易言者不必信之於心也心非必惑而偶觸於讒言以有喜怒過情之辭亦將曰吾爲君父之尊言卽失而無大過也乃一出而入信以爲固然矣匪直懷姦者幸有聞之可乘卽觀望而無定情者亦謂君子之喜在此而怒在彼卽此以迎合之而將得其心在旁在側者見爲不足憚而言之也無擇惡知一入於其耳以生其心伏莽之戎怙此言以爲依據而旋相搆扇於無已哉惟慎於口而人不得窺其際則謾人之氣愈

欽而抱忠欲言者敢於進矣鄴侯曰陛下還宮當自審思
勿露此衷於左右用此詩也故德宗流涕曰太子仁孝實
無他也小弁垂訓於千載之上而鄴侯以收曲全慈孝安
定國家之至仁大孝於千載之下故曰小弁君子之詩也
自非幽王之喪心失志循其道而無不可動詩之爲教至
矣哉知用君子之道者君子也鄴侯之爲君子儒於斯見
矣

君相可以造命鄴侯之言大矣進君相而與天爭權異乎
古之言俟命者矣乃唯能造命者而後可以俟命能受命
者而後可以造命推致其極又豈徒君相爲然哉天之命

有理而無心者也有人於此而壽矣有人於此而夭矣天何所須其人之久存而壽之何所忌其人之妨己而夭之其或壽或夭不可知者所謂命也而非天必欲壽之必欲夭之屑屑然以至高大明之眞宰與人爭螻蛄之春秋也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寒而病暑而病飢而病飽而病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見爲不可知信爲莫之致而束手以待之曰天之命也是誠天命之也理不可違與天之殺相當與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

夫國家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權藉大故治亂存亡之數亦大實則與士庶之窮通生死其量適止於是者一也舉而委之於天若天之有私焉若天之纖細而爲螻蛄爭春秋焉嗚呼何其不自揣度而謂天之有意於己也故鄉侯之言非大也非與天爭權自知其藐然不定以當天之喜怒而天固無喜怒惟循理以畏天則命在己矣雖然其言有病唯君相可以造命豈非君相而無與於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動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禍福之大小則視乎權藉之重輕而已矣

陸敬輿之在翰林言無不從及其爰立從違相半其從也

皆有弗獲之色焉何也大權者人主之所慎予小人之所
爭伎君子之所慎處者也敬輿之忠直明達允爲社稷之
臣而鄴侯將卒不急引以自代蓋鄴侯知此位之不易居
爲德宗謀爲敬輿謀固未可遽揭與也宰相之重任宜
之止境也苟資望之可爲皆垂涎而思得董晉竇參苗晉
卿所不敢相排以相奪者徒鄴侯耳非能忘情而甘出其
下也鄴侯以三朝元老立翼戴之功而白衣歸山屈身參
佐無求登台輔之心其大服不肖者之心夙矣肅宗欲相
之而李輔國忌焉則去代宗欲相之而元載忌焉則去君
翰忱以延佇己養重以徘徊乃以大得志於多猜之主宵

小盈廷而俛首以聽命敬輿豈其等倫哉自扈從以來無
日不在君側無事不參大議雖未授白麻而鄴侯既卒其
必相也無疑矣嗚呼欲相未相之際姦窺邪伺攢萬矢以
射一鵠亦危矣哉鄴侯之不薦以自代全敬輿卽以雷德
宗法家拂士於他日而敬輿不知也今爲敬輿計鄴侯在
位國政有託而敬輿忘言未可以去乎董晉竇參受平章
之命未可以去乎參以貪敗物望益歸於己未可以去
乎參死參黨疑參之譖未可以去乎與伎陋之趙憬同
升未可以去乎沾沾然若畱身於巖廊以待枚卜之來則
倒授指摘於人而敬輿之危益岌岌矣及旣相也裴延齡

制度支苦諫而不從吳通元騰訪書於中外姜公輔以洩
語坐貶賈耽原道相繼而登三事及是而引身已晚矣然
且徘徊不決坐待貶斥幾以不保其膠頌以自全也不宜
以靖國也尤不可矣何也已被罪而忠直之黨危邪佞之
志得禍必中於國家也宰相者位亞於人主而權重於百
僚者也君子欲盡忠以衛社稷奚必得此而後道可行乎
至於相而適人開政之道誦矣欲爲繩愆糾謬之臣則不
如以筆簡侍帷帟之可自盡也鄭侯知之敬輿弗知也二
賢識量之優劣於此辨矣

貞元八年江淮水潦米價加倍畿輔公儲委積陸敬輿請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酌一時之緩急權其重輕
信得之矣然未可爲立國之令圖也豐凶者不定之數田
畝所出則有定之獲也豐而餘凶而不足通十年之算豐
而有餘凶而猶無不足則遠方之租米畢令輕濟京邊之
庸調悉使納米可也如其不然則豐年之所偶餘留之民
閒以待凶歲使無頓竭之憂奈何乍見其豐遽糴之以空
在民之藏乎爲國用計者耕九餘三恆使有餘以待凶歲
如其饋餉有限吏祿軍食豐僅給而凶則乏又值京邊緩
餘而價賤則抑以錢絹代給使吏與軍自糴於民猶之可
爾何也自糴則食有節而支不糜民尚不至

雖若官與和親就令無抑買捐民之弊而必求如額以
坐食者之狼戾與窖藏之紅朽不復念此粟者他日小
炊煙屢絕求粒米而無從者邪況乎立國有經恆畜存
以待水旱則江淮薦飢自可取足太倉捐歲運以蘇民
事斂民之積以虛根本哉敬輿所陳令江淮斗米折錢八
十計其所贏餘錢十萬四千緡一時行之覺爲公私之兩
利而國無常守之經官操商販之計空內地之積奪凶歲
之儲使牟利之臣因得營私以殃民其失也大矣以要言
之京邊之盈餘不可聚於上而急食之也此不易之定論
也

陸敬輿請罷關東諸道防秋戍卒令供衣糧募戍卒願附
及蕃漢子弟廣開屯田官爲收糴自戰自耕於其所守之
地此亦以明府兵番戍之徒勞而自弱不如召募之得也
論者於敬輿所陳則聽其說而惜德宗之不從乃於府兵
則贊其得三代之良法而謂不可易貪爲議論不審事理
自相齟齬罔天下後世以伸其無據之談如此者亦奚必
他爲之辯哉卽其說以破之而足矣夫折中至當之理存
其兩是而後可定其一得守其一得而後不惑於兩是誠
不易也就今日而必法堯舜也卽有娓娓長言爲委曲因
時之論者不可聽也誠不容不易也則三代之所仁今日

之所暴三代之所利今日之所害必因時而取宜於國民
雖有抗古道以相難者不足聽也言府兵則府兵善言法
衣糧以召募則召募善心無衡而聽之耳耳無準而聽紙
上之迹與唇端之辯受奪於彊辭而傲岸以持己之是唯
其言而白謂允懌於天下嗚呼小言破道曲說傷理眾訟
於廷文傳於後一人之筆舌旦此夕彼其以萬世之國計
民生戲邪不然奚爲此喋喋哉持其前後彼此之論以相
參則其無目無心如籬竹得風之鳴技自窮矣

自米粟外民所輸者本色折色奚便國之利不立計也而
必計利民利民者非一切之法所可據爲典要唯其時而

已唐之初制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緞績布其後兩稅法行
績布改令納錢陸倕與上言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
請令仍輸本色執常理以言之宜無以易也揣事理以言
之則有未允者焉績緞績布之精粗至不齊矣不求其精
則民俗之偷也且以行濫之物輸官而吏以包容受賂既
損國計導民姦而取有用之絲枲爲速敝之絹布滅裂物
產於民亦病矣如必求其精且良與而精粗者無定之數
也墨吏猾胥操權以苛責爲索賄之媒民困不可言矣錢
則奢足而無可挾之辭矣以絹布編縷而易錢愚氓雖受
欺於姦賈而無恐喝之威則其受抑者無幾雖勞而無大

損也此折錢之一使也樹桑者先王之政後世益之以麻
臬吉貝此今鳥然而不能所在而皆植也桑臬之土取給也
易而不產之鄉轉買以充供既以其所產者易錢復以錢
而易絹繒纈布三變而後得之又必求中度者以受姦商
之騰踊愚氓之困費十而不能得五也錢則流通於四海
而無不可得此又一利也丁田雖有定也而析戶分產畸
零不能濟一勢之所必然也絹繒纈布必中度以資川單
丁寡產尺寸銖兩之分不可以登於府庫必計值以求附
於豪右不仁之里不睦之家挾持以虐孤寒無所控也錢
則自一錢以上皆可自輸之官此又一利也絲臬者皆用

其新者也民儲積以待非時之求而江鄉雨溼山谷煙蒸
色黯非鮮則吏不收而民苦於重辦吏既受而轉輸之役
者民也舟車在道霧雨之所霑濡稍不謹而成黥傲則上
重責而又苦於追償其支給也非能旋收而旋散之也有
積之數十年而朽於藏者矣以給吏士不堪衣被則怨起
於下是竭小民機杼之勞委之於糞土矣錢則在民在官
以收以放雖百年而不改其恆此又一利也積此數利民
雖一勞而永逸上有支給而下有實利金錢流行之世所
不能悉使折輸者米粟而已然而民且困焉況欲使之輸
中度之絲麻累遞運之勞以徒供朽壤乎唐初去古未遠

銀未登於川鑄錢尚少故悉徵本色可也敬輿之言惜舊制之溷順愚民不可慮始之情耳金錢大行於上下固無如折色之利民而無病於國也故論治者貴於知通也陸敬輿論稅限迫促之言曰蠶事方興已輸雜稅農功未畢遽斂穀租上責既嚴吏威愈促急賣而耗其半直求假而費其倍償悲哉亂世之民愚哉亂世之君也民之可悲者聶夷中之詩盡之矣其甚者不待二月而始賣新絲五月而始糶新穀也君之愚也促之甚則民益貧民益貧則稅益通耕桑之獲止有此數促之速盡後雖死於桁楊而必無以繼流亡日苦起爲盜賊而後下蠲逋之令計其所

得減於緩徵者十之三四矣何其愚也迫促之令君愾而不知計民憫而不敢違墨吏得此以張其威徵猾胥得此以讎其罔毒積金屯粟之豪民得此以持貧民之生死而奪其田廬子女亂世之上下胥以迫促爲便而國日蠹民日死夫誰念之孟子曰用其一緩其二緩之爲利溥矣哉所謂緩者非竟置之謂也通數十百年而計之緩者數月而已絀邪臣急功之謀斥帑臣吝發之說燭計臣卸責之私姑忍之少待之留一春夏之間俟之秋冬而明歲之春夏裕矣源源相繼實亦未嘗有緩也統計之於累歲之餘初何有濡遲之憂哉國家當急遽之時自有不急之費取

此而姑忍之少待之可省以應急需者不患乏也而奈何
遽責之千里之遙轉輸之不逮事者也緩者驕帥姦臣
吏猾胥豪民之大不便而人君深長之益也愚者自不知
耳君愚而百姓之可悲無所控告矣

德宗始召叛臣之亂中徇藩鎮之惡終授宦豎之權樹小
人之黨其不君也足以亡而不亡者幸也乃夷考其行非
有徵聲逐色沈溺不反之失也非有淫刑濫殺暴怒不戢
之惡也抑非有聞善不知遇事不察之暗也疑其可進中
主而上之以守成而保其福祚然而卒爲後世危亡之鑿
者論者以爲好疑之過是已雖然好疑者其咎之流也非

其源也窮本探源則好諛而已矣故陸敬輿欲釋其疑而
不足以奪其心而使之悛蓋其厚有所疑者唯其深有所
信也非無所信而一用其疑也於盧杞則信於裴延齡則
信於竇文場霍仙鳴則信於韋渠牟則信敗而不怒貶而
不釋死而猶追念之推心置腹羣言交擊而愛之益堅且
不僅是也陸贄之始李泌之終亦未嘗不唯言是聽而無
有二三也然則豈好疑爲其不可解之惑哉敬輿之在奉
天也有排難之顯功言無不中則秉義雖直處時雖危而
志得神怡發之於辭氣顏色也必溫而而浹洽故罪己之
詔雖暴揚其過而不以爲侮若長源則宛曲從容之度足

以同儕其騎氣而使其意也消盧杞諸姦豈有別術哉得
當故無宮壺之援無中涓之助唯面柔口澤揅意旨而不
相違拂耳是故德宗之得失恆視所信而分專有所信則
大有所疑嗚呼千古庸人膏肓不起之病非以失所信而
致然哉有大信者必有厚疑有厚疑者必有偏信或信或
疑賢姦俱不可恃唯善諛者能取其深信而天下皆疑矣
夫人之多所疑也皆生於不足智不足則疑人之已誑力
不足則疑人之已凌先自疑而旁皇無據四顧不知可信
之人於是諛者起而乘之諒其所易爲測其所易知淺爲
嘗而輕爲辨則不足者亦優爲之而揜其所短固將曰非

與我合者言我所不知不能以相欺彼卽亦一道與固非
我之攸行且惡知其非矯誣以奪人於所不逮而離其異
志乎直者之疑愈厚則諛者之信愈堅於是偏信而無往
不疑乃以多疑召天下之離叛故曰疑者其弊之流也信
者其失之源也道處於至足者知從我者之非誠而違我
者之必有道也故堯無疑於羣臣之薦鯀而鯀不足以病
堯下此者皆有不足也知不足而不欲揜則諛我者之情
窮矣流俗之言苟且之計惡足以進於前哉此中材救過
之善術也能知此則天下皆與善之人而奚疑乎天下皆
與善之人而又奚有所偏信乎故德宗之失失於信也好

諛而信之雖聖哲痛哭而不救其敗射之惡無他好諛而信飛廉惡來者深也

讀通鑑論卷二十四終